

江枫发现白鸥腿上没有胎记

8

纯真爱情



袁养和 余慧君 著

[内容简介]

江城大学社会学院年轻的院长江枫立志找回童年时代因自己的疏忽而失踪的妹妹。经过千百次苦苦寻找，江枫发现，妹妹可能就是他的同窗师弟赵璧辉的爱人白鸥。然而，白鸥结婚才两年就被丈夫莫名其妙地抛弃了。白鸥先是决定自杀，后来又买了把匕首，要与负心的丈夫同归于尽。为了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江枫对白鸥倾注了满腔温暖的情爱。而渴望爱情的白鸥却对江枫产生了深深的感激和迷恋。爱情与亲情的碰撞、伦理与性爱的拼搏，波澜起伏，惊心动魄……

[上期回顾]

赵璧辉升迁了，并且很快要和别的女人结婚。在婚礼现场，江枫突然看到白鸥出现了。

只见白鸥袅袅婷婷地向前面的舞台走去，尽管她似乎在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她仍然脸色惨白，呼吸急促，以至于不得不大口大口地喘气。有的人还以为是一位影视明星要上台去表演节目。等到大家感到情况有异，白鸥已经一个箭步跳到台上。

“赵璧辉，俺问你，”她抢上前来，指着正在喝交杯酒的赵璧辉厉声怒斥道，“你口口声声说没有第三者插足，怎么一转眼就偷偷摸摸结婚了？你与俺离婚，真是嫌俺土，嫌俺野，还是为了找靠山，向上爬？你给俺说清楚！”

赵璧辉突然见白鸥出现在面前，顿时愣住了，手一抖，连酒杯摔到地上。在慌乱中，他口不择言地指着白鸥说：“这个女人……精神不正常……”台上和台下的秩序一下子乱了套。许多人望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不知所措。

“到底是谁不正常？你这个骗子、流氓！你嫌俺出身低微，丧尽天良，把俺一脚蹬掉！”白鸥咬牙切齿，大声怒骂，“说什么‘珠联璧合，天造地设’，明明是官官相护，互相勾结！你不是人，是披着人皮的禽兽！”她推开前来阻拦的保安，咆哮着，像一匹发狂的母狮，一扭头向赵璧辉冲过去。两个主持人、三个保安奔上去拦她，新娘子吓得尖叫着躲到赵璧辉身后。赵璧辉被几个人护住，嘴唇哆嗦，声嘶力竭，面无人色，尴尬至极！

江枫绝对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此刻他最担心的是白鸥口袋里藏着的东西。一想到这，他额上、背上嗖嗖地直冒冷汗。他趁乱冲到台上，只见白鸥左手揪住了赵璧辉的领带，右手已经伸进牛仔褲的口袋。他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死死地按住了白鸥即将抽出的右手，嘴里不停地喊：“白鸥你要冷静，要冷静……”白鸥一时冲动，早已豁出去了，此刻被好

几个人架住，挣脱不开，气得哇哇大叫，但转眼间，她突然虚脱了，只听她嚎叫一声，哇地一张嘴，喷出一大口鲜血，接着两眼一翻，晕了过去，整个身子瘫倒在江枫怀里。

婚宴厅大乱。人们七手八脚地拨打手机，有打110的，也有打120的。不一会儿，110和120全来了。江枫和几个保安忙将昏迷中的白鸥抱上120急救车。江枫自称是白鸥的家属，上了救护车。车子迅速驶向江城人民医院。

到了急诊室，医生问清情况，做了检查，说是一时情绪失控，急火攻心，引发了支气管扩张，服了药，静养几天就会好的。江枫这才放了心。过了一会，楚山夫妇和林帆夫妇陪着一位女记者，也风风火火地赶来了。

晚上，江枫在病房陪伴白鸥，直到深夜。白鸥的咯血已经止住，但情绪依然很激动。她告诉江枫，赵璧辉突然结婚的事是她的一个最要好的同事蓝月今天下午告诉她的。蓝月的丈夫是扬子江大酒店的大堂经理，他曾多次看到赵璧辉和高部长的千金高明珠到大酒店去打保龄球。当时他并没有在意，直到今天上午，婚宴大厅贴出了赵璧辉与高明珠“结婚志喜”的大红海报，他才感到惊讶，连忙将这个新闻告诉了妻子。蓝月几乎没有考虑任何后果就打电话告诉了正在值班的白鸥。

“你怎么把刀子也带来了？”江枫问她，此刻他仍然心有余悸。“刀子？你怎么知道俺带了刀子？”白鸥好不惊奇。“我是亲眼看到你从一个穿着旗袍的人手里买下这把刀子的。”“这么说来，你是在跟踪俺？”白鸥惊讶得瞪大了眼睛。“没有我的跟踪，今天说不定要出人命！”“是的，今天俺真想与他同归于尽！——杀了他，再自杀！”“你值得吗？”“俺咽不下这口气！”“把刀子交给我吧，我来给你保管，好不好？”江枫不由分说，把手

伸进她的裤袋。

“不行不行！俺要自己保管。”白鸥拼命护住自己的裤袋，“俺自己也得防身。”她想了想，又加了一句：“要是你有一天也背叛了俺，哼，你试试看！”她瞪了他一眼，伸手按紧裤袋里的刀子，“噗哧”一声笑了。“我是这样的人吗？”他望着她凌厉的眼光，顿时感到一种无形的威逼，但他依然表现出毫不在意的神气，笑道，“那好，刀子由你自己保管，不过你得答应我，与赵璧辉的事从此罢休，不要再纠缠了。”“俺听你的，俺只当他死了。俺相信他不会有好下场！”

白鸥在医院里住了两天，林帆和妻子余群就让白鸥住到他们家去，方便照顾。为了防止意外，楚山夫妇告诉他们白鸥有可能是江枫的妹妹，让他们留个心眼。白鸥就这样在余群家里住了下来。每天午睡起身后，余群就来到白鸥的小房间，有一搭没一搭地同白鸥聊天。从现在聊到从前，一直聊到穿开裆裤的童年。但是，不管余群怎么多个心眼，都找不到白鸥从小与亲人离散的蛛丝马迹。

大抵过了立夏，是长江流域、锦绣江南一年中最迷人的季节。五月九日是双休日的第一天，江枫与白鸥约好这天下午三点进入市体育馆游泳池。自从进入游泳大厅后，江枫始终守候在正对女更衣室出口处的浅水池角上，他想看看白鸥左腿根上是否有那个铜钱大的黑色胎记。然而，随着她走到近前，他越来越感到失望。白鸥的左腿上并没有任何惹人注目的黑色胎记，而在应该有胎记的地方，却有一个不小的疤！当白鸥来到他的近前时，这个疤就显得更清楚了；它足有一元硬币的两倍那么大，呈椭圆形，边缘参差不齐……

白鸥在林帆家休养时，承蒙林帆夫妇和他们的孙子小嘉嘉的热诚

相待，感激之情一直铭记于心。白鸥反复思忖，决定给林帆织一顶羊绒的八角形作家帽，给余群织一条羊绒围巾，以表心意。

来到林帆家里，是下午五点钟光景。嘉嘉已经放学归来，正在他姑姑的房间里，借姑姑的电脑上网。他一到白鸥的声气，就连忙放下电脑上的活儿，连蹦带跳地从房间里冲出来。嘉嘉领着白鸥到他姑姑的房间去玩。

林荫的房间，白鸥上次在这儿休养时，因为林荫下乡搞调查临时锁上了，因此从来没有进去过。她万万没想到，此时此刻，她在这里看到了她这一生最不愿意看到的東西！

那是一张夸张放大的彩色照片。照片上一男一女两个人，肩靠着肩，头挨着头，亲昵地笑着，那女的两只手还紧紧地抓住了男的一条膀子；在他们背后是一片葱绿的田野，田野上坐落着一幢幢漂亮的别墅。

白鸥一下子怔住了，不错，男子是她目前朝夕相处的江枫，女的呢，则是这个房间的主人——林荫。

她昏昏沉沉，头上像挨了一闷棍。“你姑姑是不是挺喜欢江枫叔叔？”她试探着问嘉嘉。我从美国一回来就看出来了，姑姑最喜欢的人就是江枫叔叔。你看，这桌上的玻璃台板下面也夹着江枫叔叔的照片，姑姑有时还一边唱歌一边亲江枫叔叔的照片呢！”

白鸥赶忙看书桌，那玻璃台板下面果然也夹着江枫的好几张照片。她的眼光又落到书桌旁、紧靠床边的一排书架上。那儿有一排她特别熟悉的书，她一眼就看出来了，那都是江枫的作品。在一本《江枫教授大学日记选抄》的扉页上，她发现了一首手写的诗，这首诗还是林荫高中毕业那年写的，想不到在那时情窦初开的她已经痴心爱上了她父亲的学生！

杜贺和三位局长打麻将时警察来了

1

官场小说



丁志阔 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杜贺和李明博是大学同学，上学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十分要好。杜贺在交通局任财务处长，工作之余为了和领导拉近关系，总喜欢玩两把，一来二去就上了瘾，渐渐成为赌桌上的常客。他擅长打麻将，善于迎合领导的喜好，逐渐成为局里一人之下的实权派，可以说是官运亨通，财色双收。身为监察局长的李明博几次劝杜贺要悬崖勒马，但杜贺就是听不进去。当杜贺通过牌局，将官职、金钱、美色逐渐收入囊中之时，危机也悄然逼近……

在某些官场，规则与潜规则，全都在麻将桌上。权力、金钱和美色，都是手里的一副牌……

杜贺在自动麻将机前坐下来就感觉不好，不知道为什么，他预感到今天要输钱。跟他在一起打麻将的三个人官都比他大，除了他的主管上司李志民局长外，另外两个也都是正局级干部，一个是审计局的王局长，一个是农牧局的郑局长，而他自己仅仅是交通局的一个财务处长。虽然跟他们不是太熟悉，但是也不敢下手太狠。今天李局长叫他过来就是陪玩的，说白了就是凑个手而已。

杜贺很有感触，其实最难的就是凑个手，输不得赢不得，输了自己会心疼钱，赢了怕惹领导不开心，其实最好的结果是不输不赢，可那牌桌上的局势瞬息万变，这样的尺度很难把握，稍不留神就可能把自己搭进去。

还好开局不错，几圈下来，略有盈余，杜贺便在心中暗想，坚持下去，争取玩到最后也能保持这个水平。正想着，忽然手里分来了一把绝好的牌，清一色的条字。

杜贺琢磨着，玩麻将这么久，还很少抓到这样的牌，如果这把牌和了，能赢到不少钱。又抓了两张，居然很快上听，门清对对和。杜贺算着，这么大的和，如果自摸，他们三个人每人应该拿6400元，一把牌就能赢到差不多2万元了，真的很诱人啊。想到这里，杜贺的心开始咚咚地狂跳起来。

正想着，忽然对家的李局长打出了一个9条，杜贺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和了，但他很理智地忍了忍，没有说出来。其他几个人不明就里，见杜贺没反应，依旧抓牌打牌。杜贺心里有点后悔，觉得自己不该错过和牌的机会，但一想到点炮的是李局长，还是算了，怎么也不能因小失大。同时也在心里合计着，如果能自摸的话，一定不会错过机会，好歹将

那2万元赢到手再说。

又摸了两圈，轮到杜贺抓牌，他用手一搭，就觉得很像是9条。杜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琢磨着别不是6条吧，如果是6条还好些，要是9条将会很难。拿到手一看，他当时就呆了，果真是9条。

杜贺心想，难道是天意？一时发起了愣，不住地地问自己：“该不该和，该不该和？”

其余的三个人看杜贺僵在那里半天没反应，忍不住催促道：“快出牌啊，到你了。”杜贺望了望三人，很快又恢复了理智，心想不能因为一时的贪念影响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咬了咬牙，一狠心将那9条打了出去，那感觉就好像割下自己的一块肉一样。谁知这时上家王局长兴奋地喊了一句：“和了，门清六九条。”杜贺的心里别提有多不是滋味了，没想到自己非但没和，还点了一个重炮。

杜贺的下家郑局长也是一把好牌，看到杜贺给别人点炮了，执意想看看杜贺是把什么牌。杜贺反应挺快，赶紧将余牌都推进了牌堆里，说：“今天手气真背，接连点重炮。”对家李局长似乎明白了，冲杜贺使了一个眼色，对他的做法表示欣赏。杜贺还在心里琢磨着，2万元钱啊，就这么不见踪影了。

接下来的牌就犯起了邪，杜贺一把都不和了，相反上家王局长却兴了起来，不住地和牌，不一会儿杜贺就输了5000多。杜贺心里十分后悔，刚才和了就好了！麻将这东西就是这么邪，一把牌出错，就可能一直背下去。正琢磨着，王局长又使劲一摊牌说：“和了，庄家自摸门清一色。”杜贺的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完了，3200元钱又没了。

正当大家准备开始下一局时，房门突然被“嘭”的一声踹开，接着

呼啦啦进来三四个人，其中有两个穿警服的来到牌桌旁凶巴巴地说：“都别动啊，我们是警察，你们涉嫌赌博，请接受检查。”然后就开始清点桌上的赌资。

几个人被突然出现的情况搞蒙了，当他们意识到可能被抓赌后，马上又都冷静下来。大家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知道处变不惊的道理。李局长率先发了话，说：“我们几个都是朋友，在一起只是娱乐一下而已。”那警察却将赌桌上搜来的近万元往桌子上一拍，严厉地说：“这也是娱乐？娱乐用得着这么多钱？”李局长不吭声了。

这时杜贺见状，赶紧站了起来，凑到那个看似管事的警察跟前，附在耳边小声说：“兄弟，给个面子，在座的几位都是领导，跟你们市局的赵局长是朋友。”

谁知这个警察根本就不买账，喝斥道：“少来这一套，给我坐下。”杜贺被训得满脸通红，还想再说两句，早被旁边的手推坐在凳子上。眼看事情就要闹大，李局长坐不住了，拉下脸来问：“你们是哪个派出所的，有证件吗？”那个管事的警察说：“哪个派出所的要你管？统统给我带走。”说罢就要带人。李局长愤怒地说：“不拿出证件来怎么证明你们是警察？”这些人看李局长态度很强硬，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把证件拿出来了。李局长看他们确实是警察，知道今天遇到了麻烦，便缓和了一下态度说：“既然你们是警察，那好，我打个电话行不行？”为首的那个警察听了之后，语气强硬地说：“不行！”说罢推推搡搡地还要带人。

正在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王局长发话了：“请让我给你们赵局长打个电话，我是省人大代表，这是我的代表证，我想这点权利还是应该

有吧？”王局长说完，把那代表证递了过去。那个为首的警察将信将疑地接了过来，仔细看了一遍，立即就变了脸色，因为确实是省人大代表的代表证。

王局长没有管他，直接拿起电话给公安局的赵局长拨了过去。不一会儿电话接通了，王局长也不客气，直接冲着话筒说：“奉君啊，你在哪儿呢？……我说奉君啊，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我跟志民他们几个打会儿麻将娱乐一下，你手底下的几个人就闯进来，非要把我们带走不可……难道连我的面子都不给吗？……好的，那你跟他说吧。”说罢，王局长把电话递给了那个为首的警察。

那警察刚战战兢兢地接过电话，就听一个中年男人雄浑有力的声音传来：“我是赵奉君，你是哪位？”那个警察赶忙回答：“你好赵局长，我是朝阳路派出所的，我叫邓卓。”赵局长在电话那头停了一下，显然在想邓卓是谁，想来想去没印象，继续说：“你们几个赶快撤了吧，这几个人是我的朋友，关照一下。”那警察听了赶紧连声应允：“是……是，我们就走！”说罢把电话递给王局长，嘴里抱歉道：“不好意思，打扰各位了。”最后一招手，几个人灰溜溜地走了。

房间里终于安静下来，李局长转过头对王局长和郑局长满含歉意地说：“实在不好意思，咱们再接着玩吧？”王局长说：“算了吧，今天就到这里，时间也不早了，改天再切磋吧。”显然经过刚才的惊扰，王局长已经没有了兴致。

李局长说：“这样吧，今晚我请客，咱们去吃鲍鱼，给两位压压惊。”王局长和郑局长也是爽快人，说：“好啊，这个建议不错，那咱们现在就走吧。”